

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九

亂一

逆惡論晉人殺厲公

里革

論莒僕殺紀公

補 季文子

養之亂諫沛公居秦宮

補 張良

說漢王伐楚

補 董公

謂宮之亂勸代王入帝

補 宋昌

擊亂說循行郡縣

補 馮異

說延攬英雄

補 鄧禹

鄧禹

亂上漢獻帝表

補 漢先主

爲先主定計

補 諸葛亮

前出師表

上後帝

補 諸葛亮

後出師表

上後帝

補 諸葛亮

杜弢之亂勸征杜弢

上晉元帝

補 王鑒

論征杜弢

上元帝

補 熊遠

蘇峻之亂論庾翼討蘇峻

上成帝

補 范汪

安史之亂祿山亂說太子

唐玄宗時

補 建寧王倓

破賊期對

上肅宗

補

李泚之亂論叙遷幸之由

上德宗

陸贄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上德宗陸贄

論駕還宮闕發日狀上德宗陸贄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上德宗陸贄

論光化兵變光化之亂上宋仁宗歐陽修

論軍賊王倫之亂當求禦賊之策王倫之亂上仁宗歐陽修

論王倫之亂不可寬江淮官吏罪上仁宗歐陽修

張邦昌亂議僭逆僞楚之亂上高宗李綱

議僞命上高宗李綱

李綱

李綱

僞拜之亂

論劉豫亂捍禦賊馬

上高宗

李綱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高宗時

李綱

亂之亂

論淮西軍變鄜瓊叛逆

上高宗

李綱

乞委楊沂中酌處淮西軍變

上高宗

李綱

論淮西之變宜寬張浚罪

上高宗

李綱

小帖子

附

李綱

論車駕不可輕動

上高宗

李綱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亂一

論晉人殺厲公

里革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

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論莒僕殺紀公

季文子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於介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  
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  
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殺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  
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隕散檮斨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  
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  
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  
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  
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顯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禱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偵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  
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  
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sub>窮</sub>杌<sub>杌</sub>饕餮投諸四裔  
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爲天  
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徹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諫沛公居秦宮

張良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沛公初入秦見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

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選軍霸上

### 說漢王伐楚

董公

漢二年冬十月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

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  
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  
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洋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 勸代王入帝

宋 昌

漢高后八年后崩諸呂謀危劉氏丞相陳平  
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謀之謀立代王  
使人迎之即中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  
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  
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  
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言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  
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  
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  
人自安難動摧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  
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

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說光武循行郡縣

馮異

漢光武初起兵主簿馮異因問進說

天下同苦王氏恩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

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德澤

光武納之

說光武延攬英雄

鄧禹

鄧禹聞光武起兵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達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故焉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如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

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  
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  
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  
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 上漢獻帝表

漢先主

漢獻帝時以備爲大司馬漢中王備表謝計  
逆上奏

臣以其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  
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  
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  
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  
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  
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  
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  
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  
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  
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  
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  
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  
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

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  
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  
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  
義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  
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  
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  
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卒齊羣  
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

上

右編

八卷之一九

七三九十五

爲先王定計

諸葛亮

先王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王遂詣亮凡  
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  
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  
智術淺短遂用智猴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謂計將安出亮答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  
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  
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出師表

諸葛亮

漢後主建興五年丞相亮伐魏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管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淑善道察納雅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請為亮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慮又上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  
闔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實叟青羗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皆數十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  
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  
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  
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勸征杜弼之亂

王 鑒

東晉元帝初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  
制朝廷深以爲憂琅邪國侍郎王鑒上疏勸  
帝征之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  
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  
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  
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  
越鴟視於五嶺蠻屬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  
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  
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  
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  
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旦夕也昔齊旅未葦而  
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

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  
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  
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  
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  
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  
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  
能罷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  
重建名將於安成連其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  
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  
六軍既贖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其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論征杜弢之亂

熊達

琅琊國侍郎王鑒勸元帝親征杜弢永川叅軍熊達上疏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發勞乃心上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代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  
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南荆必使督護得  
才卽賊不足慮也

論庾翼討蘇峻之亂

范汪

東晉成帝時蘇峻反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  
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襄陽中書侍郎范汪  
上疏

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致討凡百草創  
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  
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  
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翦豺狼之

林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懇闢  
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  
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漕  
運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  
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  
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  
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  
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冀豈不知兵家所患  
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  
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冀宏規經略文



武用命忽遇霧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  
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論翼還鎮養銳  
以爲後圖若少合聖意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  
詳共集議

祿山之亂進說太子

建寧王倓

唐肅宗爲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典親  
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  
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乎倓進說

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  
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  
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

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

於是議定

### 破賊期討

李泌

唐肅宗時帝問行軍司馬李泌以破賊期討

對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  
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  
陽乎必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  
陸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  
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  
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論叙遷幸之由狀

陸贄

德宗建中四年時帝幸奉天與陸贄語

克責贄退而上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官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  
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  
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  
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  
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

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關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  
溥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者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惘部曲感  
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  
第侯王咸輸屋稅禪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

懼與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蹙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樂備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於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

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証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陸危刷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

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  
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特理而  
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  
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  
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  
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  
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  
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勞力但在約之於心  
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  
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  
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  
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  
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  
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淫  
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

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  
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其平豈止  
盪滌祲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陸 贄

德宗興元贄上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  
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

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身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嚴小吏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官以經國家日咸舉明邇而萃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聖智兼施其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黼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守也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弊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  
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讐讐有矣臣故曰  
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  
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  
區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  
察慮慮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  
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  
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

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倣小失而崇丕業耳徃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欵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請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沫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爾凶醜曾何足平豈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

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  
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  
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  
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宜諉凡此之類悉胎  
聖憂成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  
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旣  
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  
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  
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旣沮脅從之  
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

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小寇  
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  
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  
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  
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  
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  
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  
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  
矣陛下旣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  
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

光繼叛都邑城闕狹狹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連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別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

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  
人有言撫我則后雷我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  
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  
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具瞻一言阻物則天  
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  
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  
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  
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陸贄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

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  
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鈍亦竊揣量  
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  
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  
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  
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  
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計奉聖規安敢復  
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  
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  
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

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逼悉非功力之所支等峇之所  
逼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  
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避不存  
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  
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  
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  
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  
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  
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  
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



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  
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  
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  
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陸贄

昨日欽激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城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激奏來者兇  
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畧已附欽激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  
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  
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  
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  
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  
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  
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  
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象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動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悉慮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欬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稜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鬻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家室屯戍爭戰者冀全其性命德澤

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  
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  
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  
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徃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  
我據土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  
俗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上以  
直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  
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箠

歛周於萬類征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已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寧而耶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狹偷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京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葦芥望風欵附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

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  
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  
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  
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  
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  
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

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  
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証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  
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  
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  
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  
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  
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  
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



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

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

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

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  
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  
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  
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  
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  
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  
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  
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  
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  
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

與天禍將悔以逆此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  
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  
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  
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  
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威與惟新蠲貸  
疲疐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  
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廢而懷如父母  
凡在色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  
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

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  
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周旋望  
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撫  
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  
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  
不願從也 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  
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  
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  
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  
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邊疆彼旣氣奪筭

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  
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  
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  
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  
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  
上干憂惜在此

論光化兵變

歐陽修

宋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

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作過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徧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史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今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行不得漏泄所貴別不生事

論軍賊王倫之亂當求禦賊之策 歐陽修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號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量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縉紳之內憂國者多皆論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畧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許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

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此去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

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玩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惡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閒暇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桂陽建昌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爲尤甚王倫在于遠處更不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已成難救之意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攻

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爲  
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  
州官吏各只有罰銅五斤及知言者皆不蒙納臣謂  
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如  
此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  
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  
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係  
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論王倫之亂不可寬江淮官吏罪 歐陽脩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按已剏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放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以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視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皆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此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

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致害之由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紀綱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

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切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不可寬恕

議僭逆

李綱

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右侍郎兼中書侍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綱進議其四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爲天下所  
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  
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  
忠義徇國之意但爲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  
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  
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  
之以爲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  
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旣退  
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十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



事而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  
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  
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爲得計人之干紀一至  
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邢  
昌揖遜之謀以罪爲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  
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  
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  
所共欣戴邢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  
高馬肥虜騎猖獗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  
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

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李綱

臣聞運會之厄何代無之爲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爲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爲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者有因爲姦利汗

梁國戚者有爲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爲惡言以辱本朝以詖邦昌者或爲之草勸進之表或爲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爲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畧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復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爲之用事者爲一等以受僞官遷職者爲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爲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

之心並與旌別至以忠義爲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  
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  
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  
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爲得  
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  
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  
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論劉豫之亂捍禦賊馬

李綱

高宗紹興四年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上

右臣伏觀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

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況臣世受國恩嘗蒙春獎權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疆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左

難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  
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  
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  
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  
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  
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  
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  
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  
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兵  
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

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雷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

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十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涼之勢士氣旣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



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  
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  
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僞齊也使之渡  
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  
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  
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鷓張則將何以爲善  
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  
驅脇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  
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  
送死於我昔苻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

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  
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  
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  
家多事之秋旣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  
勒而杆牧圉夙夜憂歎辜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  
拳之誠不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  
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李綱

紹興四年時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使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  
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  
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  
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  
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  
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  
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爲  
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  
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衄誠可爲天  
下大慶然賊情狡獪式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

綱輒敢竭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  
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  
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  
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入寇  
亦早倜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旣王師屢捷挫其銳  
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  
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  
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  
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旣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羅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緝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

流者、舳舻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

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旣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立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

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避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揚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



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  
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  
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  
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網竊惟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  
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睚眦之失、  
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徃徃復合者、其性然也。郭  
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  
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  
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

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朕爲分之於是並坐  
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  
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  
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爲  
先宜贊淵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  
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  
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  
障表裏爲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  
衛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爲

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旣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未斛百錢、江南東西

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爲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瀉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

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真可惜也。荆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臯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狹以雙輪，鼓蹈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

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  
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  
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  
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  
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  
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  
王玘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  
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

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徃徃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旣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首首，必欲

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論淮西軍變鄆瓊叛逆

李綱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鄆瓊叛逆樵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公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爲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爲龐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爲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



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足控敵一面  
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缺望生携貳之  
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卽當選武臣  
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爲之代使將士悅服衆人無言  
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叅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  
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  
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  
一發兵頭髮爲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  
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徑當委寄智小而謀  
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

二也王德鄴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焚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虞術亦踈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於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

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  
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  
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  
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  
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  
容髮措置一失禍福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請畢  
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兵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  
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  
病死傷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  
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

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讎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  
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鄴瓊將士  
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導以擾江淮寧不  
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江淮以爲  
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決矣何以  
補之折東補西愈見踈闊姦逆窺伺強暴陵夷喪威  
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措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  
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  
之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  
腕憤歎此深可痛措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

來將帥何以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  
追語曰旣往勿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惜痛然旣往  
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  
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  
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  
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  
也隆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  
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  
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  
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

皆感泣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  
以收人心在今日爲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  
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  
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  
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携離士氣日蹙言靜以待之俟人  
之宜暫輟攻取之計言靜以待之俟人  
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  
迄天誅所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  
爲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

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  
非常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  
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  
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  
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  
備不虞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嶓作書  
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  
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廣詢

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荐進必  
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  
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  
致亂顧所謂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  
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  
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僞鴟張將士離散天  
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爲扶顛持危長久之  
計乎所謂採者哲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爲不可後  
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  
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龐寵盧芳在太宗



時有若輔公柘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魏之肅宗  
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  
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  
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  
未足爲吾害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  
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  
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  
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  
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儻以一時之變而議  
退避則車馬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

輕動在今日爲不可後也惟樞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爲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級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爲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蠢愚夙荷睿獎

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踈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乞委楊沂中酌處淮西軍變

李綱

臣續據探報鄺瓊驅虜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爲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引有處畫臣以踈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量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明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丞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爲便伏乞睿察

論淮西之變宜寬張浚罪

李綱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旣赦狂瞽又

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  
臣竊見都進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官觀淮西  
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  
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旣不諧武  
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將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  
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  
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死咎之  
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  
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

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  
之罪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  
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携離  
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  
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搖大  
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  
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強之計則何以  
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  
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罪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  
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

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猷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

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棋前着既差後着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順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爲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卽還師今之爲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底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脩軍政以自強無爲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



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爲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彌

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  
至

小帖子 附

李綱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  
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  
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爲退保  
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  
志爲盜賊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  
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  
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爲正與今日之事

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  
撥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  
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  
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  
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踈缺並無控扼朝  
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  
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  
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又淮西一帶  
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論車駕不宜輕動

李綱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爲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創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浚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爲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

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表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虜僞乘之誰爲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爲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

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鷗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

江表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旣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浚旣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鄜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

其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其是委重地與敵以爲背脇疽熱管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蓋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



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着雖差、後着猶可救也、若着着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爲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爲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蓋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浚、全軍進屯廬山、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移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

池以保上流。公江有備，則國勢亦相定矣。前日創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爲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爲，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

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况于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爲先則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

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爲義帝伐項羽者、三老  
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棘生也、勸都關中者、  
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以能  
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臆  
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  
其忠、天下不勝幸甚、